

今日长文 · TODAY'S LONG READ

高分为什么低创

压制创造力的，不是某个坏老师，是一张在课堂内部织起来的隐形网。它有八根线，根根都合情合理。

王德生 著 · 德麦国际 · 二〇二六年

目 录

序 · 一个刺眼的反差	3
一 · 收敛的思维：只在已知里找答案	3
二 · 与符号相处，而不与世界相处	4
三 · 错题、重复与那被磨掉的胃口	4
四 · 当"算数"的方式只剩一种	5
五 · 失败太贵，于是没人敢冒险	5
六 · 八根线，织成一张网	6
七 · GPT：是加固这张网，还是拆掉它	7

序·一个刺眼的反差

有一个反差，是我们这套教育最不愿面对、却又无处不在的：我们的学生，在国际测评里屡屡名列前茅，计算能力、解题速度、知识掌握都堪称顶尖；可一旦走出考场，走进那些真正需要从无到有创造点什么的场合，同样这批聪明勤奋的年轻人，却常常发怵、迟疑、拿不出真正原创的东西。高分，与低创，就这样并存在同一批人身上。

对这个反差，最省事的解释是「应试教育害人」——一句正确、却已经被说得太滑的话。滑到什么程度？滑到我们一边点头认同，一边什么也改变不了，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：创造力究竟是在课堂的哪一个环节、被什么具体的机制、一点一点掐灭的。

把这个反差真正拆开，会看到一件更令人不安的事：压制创造力的，不是某一个坏老师或某一道烂题，而是一张网——由制度、文化、教学执行三方面长期咬合而成的、一张在课堂内部织起来的隐形网。它有至少八根线，每一根单独看都合情合理，合在一起，却成了一个系统性压制创造力的装置。这篇文章，想把这张网摊开给你看。

一·收敛的思维：只在已知里找答案

这张网的第一根线，也是最粗的一根，是思维的收敛化。

我们的课堂高度依赖一套形式逻辑的训练：面对一道题，识别题型，套用模型，选择解法，迅速得出那个唯一正确的答案。这套训练不是没用——它高效、可测、可复制，能在短时间内把一个学生的解题熟练度拉到很高。问题在于，它训练的是一种特定方向的思维：在既有的符号与规则之内，尽快收敛到标准答案。

可是真实世界的问题，几乎从不长成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题。气候变化、社会治理、技术突破、一段关系里的困境——它们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，需要的恰恰是相反的能力：不是在已知范式里迅速收敛，而是在无解处试探、在混沌中现场调整、甚至去质疑那个范式本身。一个被训练得极擅长「找到标准答案」的大脑，在一个「没有标准答案」的问题面前，会本能地感到无所适从——它太习惯于有一个正确答案在等着被找到了。

数学课上的「唯一解文化」是这根线最典型的显影：一道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其余的尝试哪怕逻辑自洽、思路新颖，也一律算错。久而久之，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数学，更是一种更深的东西：探索是有风险的，标新立异是要扣分的，安全的做法是找到那个「老师要的答案」。这种教训一旦内化，创造力就在源头上被上了锁——因为一切创造，本质上都是对「唯一正确」的一次冒犯。

二·与符号相处，而不与世界相处

第二根线更隐蔽：学生在课堂里，越来越多地只是在和符号打交道，而不是在和真实的世界、真实的问题打交道。

一个概念本该是从真实处境里长出来的——它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生，在某些条件下有效、在另一些条件下失效，有它的来历、边界和脾气。可在应试课堂里，概念常常被剥离成一个孤零零的符号：记住它的定义，套用它的公式，在考卷上正确地操作它。学生与之互动的，是这个符号本身，而不是符号背后那个活的问题。他学会了在纸面上熟练地摆弄「牛顿第二定律」这几个字和那道公式，却未必真正撞见过它试图回答的那个关于运动的真实困惑。

这种「与符号相处而非与世界相处」的学习，最大的代价是：它切断了学生生成新东西的通道。真正的创造，发生在人与真实对象的生成性互动里——是在反复试探一个真实问题的过程中，新的结构才被逼出来。而当学习退化成对符号的操作与复现，学生练得再熟，也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里高速运转，从不触碰那个能生出新东西的真实世界。这就像一个人把地图背得滚瓜烂熟，却从未真正走过一条路——他记住的是图，不是路；一旦到了实地，反而寸步难行。

语文阅读理解的「标准答案化」，是这根线在人文学科里的镜像。一篇文章的理解，本该是读者与文本之间一次活的相遇，允许有多种合理的解读；可一旦「作者想表达什么」有了唯一的标准答案，其余的解读一律算错，阅读就从一场生成性的相遇，退化成了对标准答案的猜测与迎合。学生学会的不是如何理解，而是如何揣摩出题人要什么。

三·错题、重复与那被磨掉的胃口

第三根线，藏在两个最日常、最不起眼的教学动作里：怎么对待错题，以及怎么安排重复。

先说错题。在应试的逻辑里，错题是要被消灭的故障——错了，就订正，就把正确答案抄三遍、记牢，下次别再错。可换一个角度看，错题恰恰是整堂课里唯一露出水面的诊断线索：一道错题精确地标出了这个学生的思维在哪一步卡住了、他的理解和正确的结构之间差了哪一环。会教的老师都懂得在错题上放慢、往里追问——因为那里藏着这个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。而直接把正确答案讲给他、让他抄下来，等于把这条唯一的线索擦掉了：他知道了对的答案，却没弄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错，下次换个样子，照错不误。

再说重复。重复本身是中性的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反馈。有反馈的重复是雕刻——每一遍都在上一遍的基础上，往前推进一寸，修正一点，理解深一层；无反馈的重复是磨损——同一个动作原地转上一万圈，机械、麻木，磨掉的恰恰是一个人对这件事本来还残存的那点兴趣和胃口。题海战术真正的成本，从来不在耗掉的时间，而在于它把本该「雕刻」的过程，批量兑换成了「磨损」，还把这种磨损出来的麻木，记成了「熟练」。

这两件事合起来，指向创造力被掐灭的一个深层机制：一个人对一件事的好奇与热爱，是创造的燃料，而应试课堂在不知不觉中，用「消灭错题」擦掉了诊断线索、用「无反馈的重复」磨掉了那点胃口。等到学生终于「熟练」了，他对这门学科的爱，可能也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。而没有了热爱，创造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
四·当"算数"的方式只剩一种

第四根线，是评价的单一——在课堂里，什么才"算数"，答案窄得只剩一种。

一个孩子在课堂上可能展现出许多种不同的能力：有人擅长快速准确地解出标准题，有人擅长提出别人想不到的古怪问题，有人擅长把几个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，有人擅长在一团乱麻里理出头绪，还有人擅长坚持一个别人都不看好的想法直到它开花。这些都是真实的、宝贵的能力，而其中不止一种，正是创造力的核心成分。可是在一套只用分数、只认标准答案的评价体系里，这些能力中只有一种"算数"——那种能在考卷上快速兑换成分数的能力。其余的，无论多么珍贵，都因为"考不出来"而在事实上被判为无关紧要。

这带来一个悄悄的、却极其深远的筛选。孩子不是傻子，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系统真正奖励的是什么，并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努力，一股脑投向那个唯一"算数"的方向。那个爱提古怪问题的孩子，慢慢学会了闭嘴，因为提问不加分还耽误进度；那个爱把东西胡乱联系的孩子，慢慢收敛了发散，因为跑题要扣分。评价这根指挥棒的可怕之处，不在于它奖励了什么，而在于它没奖励的那一切，都在无声中枯萎了。一个只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系统，最终会把所有人都修剪成适合这把尺子的形状——而创造力，恰恰是这把尺子量不到、因而必然被剪掉的那部分。

这也是为什么"多元评价"不是一句温情的口号，而是创造力能否存活的制度前提。只要"算数"的方式仍然只有一种，无论课堂上喊多少遍鼓励创新，学生用脚投票的方向，永远朝着那把唯一的尺子。

五·失败太贵，于是没人敢冒险

第五根线，或许是最致命的一根：在我们的课堂里，失败太昂贵了。

创造，本质上是一连串的失败构成的——任何一个新东西，在成形之前，都要经历无数次的试错、走偏、推倒重来。这意味着，一个鼓励创造的环境，首先必须是一个失败足够便宜的环境：在这里试错，不会折损你的身份，不会让你在排名里跌下去，不会招来嘲笑和惩罚。只有当失败便宜，人才敢去冒那个创造所必需的险。

可我们的课堂恰恰相反。这里的失败极其昂贵：一次考砸，可能就意味着排名的下滑、老师的失望、家长的责备、甚至自我评价的崩塌。在这样一个失败昂贵的环境里，最理性的策略是什么？是绝不冒险——只做有把握的事，只走别人走过的、被证明安全的路，只给出那个"老师要

的"标准答案。于是，一种深深的求稳本能，被这套系统一点点培植进每个学生的骨子里。而求稳，恰恰是创造力的反面。

这里有一个刺眼的对照。一个孩子打游戏能连续专注四个小时，上课四十分钟却撑不住——常见的解释是"游戏害人"，但真正的原因是：游戏把学习该有的条件全做对了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"失败便宜"。在游戏里，死了可以重来，试错不折损身份，失败只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而课堂几乎把这一条完全做反了。责怪孩子被游戏夺走，等于责怪水往低处流；真正该问的是：我们敢不敢把课堂也变成一个失败便宜、因而值得冒险的地方？

把这一根线和前面几根合起来，你就看清了这张网压制创造力的完整逻辑：它用唯一解掐灭了探索的空间，用符号操作切断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，用消灭错题和无反馈重复磨掉了热爱，用单一评价筛掉了多元的能力，最后用昂贵的失败，让每个人都不敢冒险。五根线，环环相扣，把创造力围死在中间。

六·八根线，织成一张网

前面拆的几根线，只是这张网的一部分。把它们和其余几根——归纳训练的封闭、评价的单一、时间的挤压、试错空间的缺失——放在一起看，一个更完整也更冷峻的图景浮现出来：这八根线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在起作用，它们彼此咬合、互相加固，在课堂内部织成了一整张系统性压制创造力的网。

这张网之所以牢固，正是因为它是「制度、文化、教学执行」三方面长期耦合的产物，而不是任何单一环节的失误。制度上，评价只认标准答案、只奖励可控的正确，甚至惩罚不可控的探索；文化上，标新立异被视为风险，从众和稳妥被奉为美德；教学执行上，赶进度的压力让老师不得不选择最高效的「讲授—记忆—刷题」路径。三个层面相互印证、相互供能：制度塑造了文化，文化约束了执行，执行又反过来坐实了制度的合理性。你想从任何一个单点去剪断它，其余两方都会立刻把它重新接上。

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模式，无论数学、物理还是语文，概莫能外：课堂不允许真正的未知生成，制度不奖励、甚至惩罚不可控的探索，学生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里操作，而不是在真实的问题世界里生成新的结构。这不是某一门课的问题，是整张网的必然产物。

这也终于解释了那个最刺眼的追问：为什么高考状元里，鲜有后来的创造者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——恰恰相反，他们是把这套系统玩到极致的人。可这套系统奖励的，是在既有规则内的极致熟练，而不是对规则的突破与重造。一个把「找到标准答案」这件事做到全国顶尖的人，未必具备「在没有标准答案处创造」的能力——这两种能力，是被这张网亲手分开的。状元的桂冠，恰恰是对这张网最完美适应的勋章。

七·GPT：是加固这张网，还是拆掉它

现在，一个会解题、会答标准答案、能瞬间生成合格范文的机器来了。它对这张网意味着什么？

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台更强的答题工具，那么它会成为这张网最有力的加固者：它能将标准答案生产得更快、更多、更完美，能把刷题的效率再拉高一个数量级。那张压制创造力的网，会在技术的加持下织得更密、更牢——学生连自己动脑找标准答案的那点过程都省了，直接向机器索要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「把GPT仅仅当工具」这条路的必然终点。

但同样一个机器，如果用在相反的方向上，恰恰能成为拆网的工具。这张网的核心，是用「唯一正确答案」封死了生成新结构的空间；而GPT最擅长的，正是瞬间摆出多种立场、多种角度、多种可能——它天然是一台「制造分歧、打开可能」的机器。用它把一个封闭的问题重新打开成一团混沌，用它扮演不停顶嘴的对手逼学生自己开路，用它把相互冲突的观点摆到台面上让学生去整合——它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在这张网上剪一个口子，为创造力重新腾出生成的空间。

所以问题从来不在机器，而在我们用它做什么。同一台GPT，朝一个方向用，是给压制创造力的网添的一根最结实的线；朝相反方向用，是剪开这张网的一把剪刀。而要让它成为剪刀而不是线，靠的不是技术本身，是我们敢不敢同时去动那三样咬合在一起的东西——评价的制度、课堂的文化、教学的执行。技术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，但机会不会自己兑现。这张织了几十年的网，不会因为一台新机器的到来就自动松开——除非我们真的下决心，从它咬合最紧的地方，一根一根地把它拆开。

而这一根根线该怎么拆，其实前面已经给出了线索。收敛思维那根线，要用“把封闭问题重新打开成混沌”来拆；只与符号相处那根线，要用“把学生带回真实问题的现场”来拆；消灭错题那根线，要用“在错题上放慢、把它当诊断线索”来拆；单一评价那根线，要用“让多种能力都算数”来拆；昂贵失败那根线，要用“造一个失败便宜的试错空间”来拆。这些拆法，合起来正是一套让创造力重新得以生成的课堂——它承认混沌、宽容试错、珍视分歧、鼓励整合。GPT 在这里，不过是让每一种拆法都变得前所未有地可行：它能瞬间制造混沌、能随时扮演对手、能即时给出反馈、能摆出多元视角。技术终于备齐了，缺的只是我们拆网的决心。当高分不再以低创为代价，当一个孩子既能考出好成绩、又保住了那份对世界的好奇与创造的胆气，这套教育才算真正走出了那个刺眼的反差。